金二百萬元以爲[illegible]之用[illegible]實業[illegible]後[illegible]如願入股者請至東四牌樓北南兵馬司路北本公司事務所取閱簡章爲幸　收股處東四牌樓路西豫豐銀號騾馬市大街路北恒裕金店　電話東局四百五十五號
創辦人　賈春桐　王善荃　晉　劉若升　甯　榮　張承志　馬國鈞　等全啓

吉房招租　住房一所座落在魏染胡同南口內路西共瓦房三十八間新式街門庭院寬大有願租此房者請至琉璃廠東門外路南信義誠木廠面議租價　本房主人謹啓

●演說●

前清官僚與民國

秋塵

前清之亡　孰亡之　官僚政治亡之也　官僚何以能亡前清　以其攬權怙勢　黷貨無厭　使政治日趨腐敗　民生日益憔悴　國家危亡　在於旦夕　國民爲救亡計　不得起而自謀　此清命之所以革也　致民國成立　國人方幸從此脫官僚政治之厄運　政治則緝熙光明　國勢則蒸蒸日上　何期改革過激　起矯枉過直之反動力　使彼官僚派復如雨後新筍　蔓延盤踞　於彼絕對不相容之中華民國　呼羣率類　益擴張其新勢力　今官僚派之地位　已日增鞏固矣　其所設施　亦大概可覩矣　官僚政治不去　則政治決不能刷新　而中國終必不免於亡國滅種　此有識者所同認也　然欲去官僚政治　其將何道之從耶　吾謂與其徒託空言　而爲之辭闢　不如激發其天良　而使之自去　何謂激發其天良　則使之反省是已　何爲而使之反省也　夫恥心者　人類之公性也　彼官僚派亦戴髮含齒之倫　員顱方趾之類　豈詎無此公性　其悍然不顧　以爲盡於民國　非其恥心絕滅也　爲外物所蔽　爲利祿所榮　汨沒而不自知耳　今惟回復其恥心　則自收反省之功矣　回復其恥心之道有二　一曰服務民國　與彼之大節有虧也　前清官僚　固以守舊黨自命者也　考中國之舊道德　實以忠爲惟一之條件　故曰臣事君以忠　又曰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　故每當鼎革易代之際　則中國之殉國烈士　最爲史家所艷稱　即草間偸活之遺臣　亦爲後世所矜憫　至於朝秦暮楚　靦顏改節者　則爲人世所不齒　雖新朝富貴　足以驕人　而良心督責　甚於鉄鉞　萬口指摘　無殊青史　可憐石頭城　甯爲袁粲死　不作褚淵生　此雖童謠　亦可見我國之大義矣　記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　賁軍之將　亡國之大夫不入　國策曰　國雖大赦　降城亡子不與焉　其所以對人臣之鴞　立百世之鑒者　固若是其嚴切也　彼官僚派立滿清之朝　食滿清之祿　君昏不能匡　亡不能救　一旦鼎革　案以人臣之大節　已非死不足以塞責　即不能見危授命　亦當匿跡山野　藉了餘年　況敢明目張膽　復登民國之膴仕　以重演其亡國敗家之手段哉　而彼輩乃毫不知此　視其主之存亡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夷齊聯袂而下首陽　叔孫登朝而定禮制　彼之意以爲民國不立　君主彼羣即無貳臣之譏　不知此說自他人言之可也　自彼官僚自言之不可也　爲居下位者言之可也　爲彼受厚恩者言之不可也　而彼輩方且笑罵由人　好官自我　反顏改醜　滅廉恥而不顧　異哉　胡爲乎譙周長樂之儔　滔滔者皆是也　且忠者又非獨適用於君主之世者也　忠於君固謂之忠　而忠於國尤謂之忠　若輩既不能忠於前清　而謂肯忠於民國　其誰信之　觀於馬日磾于禁之流　至於發憤嘔血　而終不敢覩於人世　而歎古之風尚　爲不可及也　一曰服務民國　與彼之宗旨不容也　前清之亡　亡於官僚　雖亡於其把持政局　實亡於其蹈過新機　中國前此未嘗無自強之機　未嘗無維新之舉　原不必有鐵血革命

之事 徒以官僚派極意守舊 不肯稍事變革 後雖情見勢絀 有九年立憲之籌備 然實一種欺人之行爲 於是卒屋清社 是彼輩在清 惟知擁護專制 即君主立憲 亦爲其所不贊成 違論民主 今中國固民主國也 既非立憲 更非專制 若輩苟愛惜其主張 方將望望然去之不暇 安肯更爲服務 若謂彼有恢復專制之野心 則按之世界潮流 被斷無此能力 若謂其傾心民主 則與彼前日所持之政策又絕對不能相容 夫人之所以貴夫爲人者 以其有一定之主張 不隨波逐流 以爲因利乘便之計也、官僚派能始終保存其舊思想 百折不回 吾不惟不致論之曰腐敗 且以爲高出僞新人物萬萬 今乃以一念熱中之故 棄其向所主張 喪失人格 莫此爲甚 吾殊爲彼輩惜也 且共和國之政治 與專制國絕不相同 亦何必強不知以爲知 自欺欺人 以貽覆餗折足之譏哉 由前說而觀之 則官僚之筵仕民國 已有君臣大義之嫌 由後說而觀之 更有今是昨非之諂 彼官僚派具有人類共同之性質 墮名失節 得不償失 亦何忍而爲此 清夜自思 當亦愧恨交集 廢然而知反矣 雖然 予之所言 爲廉恥尚未猎亡者言之也 若於今日之某某等輩 彼既已一手斷送前清之國家 今復用其更惡劣之手段 以諜斷送中華民國 予言雖更痛切 彼亦將置之不見不聞 則予爲多言也乎

●本館要電●

吉林電●吉林破壞黨首齊子軒 年前派夥匪吳福亭即中陽樂馬明遠即靠天並齊匪義子王景順等 潛赴各處綁票 得洋七千元 全被齊子軒吳福亭分用 因馬明遠王景順氣忿 於二月十一日晚九鐘 即在公主嶺河北澡塘拐角 將齊子軒槍斃以復私仇

●國事要聞●

趙督因病出缺●直隸都督兼民政長趙秉鈞 身體素弱 昨日早間 忽患心痛 延至午時 經中西醫診治 據云六脈已絕 不治之症 逾時即因病出缺 詳情容續誌

新成立之借款●政府現因中央政費無着 一二次借款成立之期尚遠 特由財政周總長向外商磋借小款 以資接濟 茲經探悉 其已經商借成立者如左 一法商借款額數三百五十萬法郎 二華比銀行借款額數二千萬磅 三英商借款額數一千萬金磅

腐鼠嚇人技倆●據某國人傳言 偵悉河南匪首白狼 現派代表唐王二人 係北方口音 來大連總機關部與戴天仇等聯絡 擬在蒙古內地組織藍狼 在奉吉界內組織紅狼 其黃狼匪羽 現已組成 隱伏

直隸巴拿馬賽會出品協會事務局廣告

本局之設立 本局於民國二年十月一 奉民政長指令成立 即設於天津公園內 專爲辦理本省之美國巴拿馬賽會事務 凡調查徵集審定各出品 及定期開展覽會 並妥籌包裝輸運保險等一切事宜 胥由本局籌備完成 以便赴美與賽 出品人之須知 北京籌備巴拿馬賽會事務局 訂有各項規章 及出品須知出品書式等件 凡本省有志出品赴賽之人 或自行赴賽之人均須遵照辦理 現本局已印

[illegible]之樣[illegible]列其地址及電話於後　本局地址　天津河北公園內　電話　一[illegible]六十九號　北京商務總會　地址北京西珠市口　電話　南局五百四十一號　北京寶華樓安厚齋　地址北京護國寺街或廊房頭條勸業場　電話　南局一千二百六十九號（護國寺）　南局七百十八號（勸業場）　直隸商品陳列所住京調查員兆西林苑少甫　地址北京西安門外西安客寓　電話南局一千五百五十一號　本局之廣告全文及北京重要名產品目單業已登於本報甲寅年正月初六日附張其中應注意之事項甚多祈諸君檢閱可也

江蘇內地　黑狼匪羽　劉已派人赴四川內地組織　惟奉吉紅狼　擬先由奉界海龍縣著手　吉界擬先由公主嶺長春農安等處入手　均以聯合鬍匪　剽刦搶掠　所搶財物　繳解機關部　廣購軍械　擇地大舉云云　羣狼當道　腐鼠嚇人　亂黨伎倆　愈趨愈下矣　又聞戴天仇在大連機關部開會　有甯某提議此次用流寇主義爲妙　一許各股聯絡匪人及遊勇、軍隊　愈多愈妙　二許人借名報仇　使勇於殺人者　多來歸附　三許殺搶焚掠　使匪人有所歆動　四如得一城市　勝則懸革命旗　敗則即爲流寇以保全革軍名譽　五民間不堪其擾　必怨其上　然後鼓吹筆舌　使怨毒歸於政府　以便於中取利以上五條　可謂窮兇極惡無賴之尤　該黨中稍有良心者多非之　遂傳布於外

汪伯唐之位置◉汪伯唐免去教育總長後　即奔走於總統府國務院之間　仍注意於使缺　現已略有眉目大約係繼駐英公使劉玉麟之後　外交部茲正預備電稿　俟討得英政府同意　即行發表

昌黎案之解決◉昌黎一案　迄未解決　政府與日使交涉者　即賠償謝罪懲兵三事　即刻下雙方送經磋商已有眉目　不久即行解決　日使所承認屢行之條件大要　（一）撫恤死者家屬　其數目由雙方決定（二）允向我政府謝罪　惟不認向昌黎本區謝罪　（三）召事之兵士　允加懲治　聞僅調換他處或記過而已

說明新税必要◉財政部因實行新税　恐各省難以實力奉行　特將此中種種要點　通行各省民政長轉飭遵照　聞其內容　分爲八項　（甲）不碍國民之經濟　不得減除　（乙）删去各種之浮費　（丙）增加消耗税　（丁）減經國家之負担　（戊）檢查各省之最簡單預算爲標準　（己）合於經濟主義之經費不得減去（庚）有益之經費不能删減　（辛）必要之經費不可過減

改訂減政章程◉財政總長周子沂　以前熊總長頒布之減政章程　殊不適用　擬重行改訂　聞將來改訂減政章程之標準　約有六端　（一）奉公職之人無職可奉或不稱職而在職者　（二）絕對不必舉辦之事而舉辦者　（三）相較可以緩辦而急辦者　（四）明知必無結果之事而倡辦者　（五）可以委諸民辦之事業而攬歸官辦者　（六）事之可以無須費却巨欵而能了者

四川石棉發現◉四川大甯縣地方　所產石棉一種　士人用以爲膏　膏雖盡而棉不損　約寸許　即可供數年之用　近聞有人試鑛　謂其質能避火　該縣知事　現已將產地周徑及製造動用　核實呈報該省公署　以備採用云

◉本京新聞◉

實行減政◉大總統以財政困難之秋　非節省不可　特從府中減起　以爲中外表率　現已將府中各項官弁薪金　一律減少　並將總統府副官處裁撤　以節經費云

總長壽辰◉今年三月初五　即陰歷二月初九日　爲陸軍總長段芝泉五十壽辰　先生乃吾國軍界偉人現在都中人士　及各省軍官　共謀爲先生壽　唯先生方兼領豫督　出鎮中州　親督各路之師　剿滅白狼巨匪　屆時尚不克回京　乃復謀俟先生奏凱歸來　再行補祝

被選人員●約法會議之中　有被選舉之資格者　限定極嚴　老於商界之人　多半無此資格　此次被選舉之資格　尙在農商部審定之中　頃得最確消息　將來審定後　其有此項被選舉之資格者　一爲張振勳　一爲向瑞琨　除此二人之外　虞和德李澂陽李士偉石士元馮麟霈卞蔭昌　均有希望　姑誌之以俟後驗

初二投票●約法會議定額　商界應舉四人　現在已由農商部通知各選舉人　訂於來月二號在農商部投票

未來議員●商界中之約法會議議員　應得四人　四人之中　讓出華僑一名　頃得最確消息　華僑一人張振勳一定當選　其餘三人　向瑞琨及虞和德皆有必得之列　此外一人　則逐鹿中原　未知鹿死誰手云

槍斃盜犯●京師偵緝隊　訪獲在陳家巷村河堤大柳樹等處　先後持械搶劫行船住戶衣物洋銀人犯　朱紹峰　梁得禮　經軍政執法處訊明　於日前槍斃　行劫附從人犯　王志愷杜二監禁　其銷贓人犯　吳崔氏　杜得茂　張得三　朱五　張樹春等五名口　業已取保釋放云

逆犯正法●拱衛軍訪獲　潛來京津保定等處　勾結軍隊　造謠煽惑　破壞大局　逆犯趙玉堂白玉隆朱基央等三名　經軍政執法處訊明　趙係主犯　於日前業已槍斃　白係附和　監禁六年　朱基央因夥犯郭士容在逃　待質候審云

是否尋夫●安定門內五道營住戶張品三　係長安路人（跟外官爲生）　娶謝家胡同王玉書之女爲妻　王自曾跟過粵海　已生二子　長子今年已十二歲　張於宣統二年跟外官出京　即將妻子託岳家照應　武昌起義後　即無音信　忽於客臘來京　到家一看　不料房子已換別人住居　詢問張姓移居何處　均答不知　及至謝家胡同詢問王玉書　答稱已於半年前　不知他母子下落　因留張暫住岳家　容尋再議　張連住多日　亦無好音　意欲與岳家起訴　然該兩家均是饒裕　並非因貧改志可比　聞有知其底細者云　王女因久未見夫信　於前年携子尋夫　至今亦無下落　又有可疑之點　則張婦既已出外　大蓋粗重東西　應有存放之處　張以人物均失　岳家言語閃灼　因此多疑　擬不日即行涉訟云

乞減鋪捐●京師商務總會　以近來地面蕭條　各鋪商公同議決　每月按六成繳納鋪捐　昨已轉及警察廳乞請照准　以恤商艱

更正分肥●本報二十四號新聞欄內　登有經手分肥一節　今經友人來函　其中並無常春　且常春係少得之人　自係傳聞之誤　合行更正　並聞現在所私分之欵　經本報登出之後　被紹越千管理聞知　令將該銀追出　補足原數　放給各該員云

盜犯行刑●北通縣自京衛軍執法處駐通以來　每日訪獲盜案不下數起　以致地方日見安謐　實是人民之幸福　於本月二十三號午時　又由縣署綁出各處砸搶人犯　劉廣田黃四孫老王三曹成瑞郝二杜四王德合劉永（即打鼓劉三）　李老曹東起劉四朱廣義（即大朱）　安永順（即安八）　孫和尙共十五名　押赴東門外河沿　一律鎗斃　以示儆戒

尋物　陽曆二月二十六號由前門坐膠皮車至八棵槐有事下車一時疏忽將手巾包遺失車上包內有書一本筆二枝此書係需用之書如有檢者請送至五道廟街同益印書局必有酬謝決不食言

直隸獨石實華煤礦有限公司招股廣告

竊維富國之道實業爲先大利所歸礦山爲鉅而石炭一項礦產豐富又實爲吾國之天

醫士多九如廣告

本醫士爲愼重人命起見　出而濟世　舉凡六氣之感傷　七情之鬱結　瘟疫之傳染　與夫急痧險症　怪病翻掙　一切疑難大症　爲古今所未經見　方書亦未載　不但西醫不懂　卽中醫亦未嘗夢見者　速來問治　萬毋躭誤　我非言大而誇　實因目擊當世枉死者衆　不忍漠視之也　惟識者諒之　住阜成門內牛八寶

電話南分局三百八十一號　本齋謹白

時事小言

（瘦郎）

汪瑞闓本一腐敗官僚　去歲任命江西民政長　費盡九牛二虎之力　始克獲二次到任　爲汪計者　應若何自愛自重　以期無負大總統之知遇　乃竟貪贓枉法無所不爲　汪氏致友人函中　有自殺以謝天下之語　意者汪氏其因此而有悔心乎

時事憤言

（恨生）

去歲劉揆一掌工商部時　曾私將東三省鑛產　抵押與某國人　厥後事敗露後　迄今多月未見懲處　劉揆一法外逍遙　已不失爲富家翁矣　假令政府于劉揆一一案　按律懲辦　毫不寬容　則人人有所畏懼　今日或無漢冶萍之案發見　未可知也　恨生曰　今日之楊廷棟　卽前日之劉揆一　使政府對於此案　不嚴治楊廷棟之罪　則未來之楊廷棟　必更有億萬之化身也　嗚呼　可不愼諸

命令

大總統令　章遹駿給予二等文虎章此令　王天縱給予三等文虎章　龔邦彥給予六等文虎章此令　張鴻逵給予二等文虎章　吳宗煌給予四等文虎章　齊國璜　石啓源　朱受豫　門書紳均給予六等文虎章　王昌文　陳正義　王玉琳　汪瀅均給予七等文虎章此令　趙守鈺給予四等文虎章　張傳華給予六等文虎章　傳存懷給予七等文虎章此令　吉林護軍使孟恩遠呈稱吉林磐石縣地方剿匪出力各員請分別優予獎勵等語　高峻峰　張永勝均給予五等文虎章　關全林給予七等文虎章　黃守愚給予五等嘉禾章以昭激勸此令　李榮文給予七等文虎章此令　科爾沁郡王那遜阿爾畢吉呼應授爲翊衛使此令　那遜阿爾畢吉呼現經授爲翊衛使應卽留京供職所有口北宣慰使一缺卽行裁撤此令　張斯麐加陸軍中將銜此令　兼代陸軍總長周自齊呈請將稽查京師地面出力之王天佑授爲陸軍步兵中校　陶福榮　詹憲章授爲陸軍步兵少校　王澤霖　方城　林鵬飛授爲陸軍步兵上尉　並加陸軍步兵少校銜　王占青　卓樹棟　楊廷魁　蔡大春授爲陸軍步兵上尉　郭朝君授爲陸軍步兵中尉應照准此令　代理國務總理孫寶琦呈據蒙藏事務局呈稱科爾沁右翼前旗呼畢勒罕蘭占巴托音喇嘛丹贊達爾札來京觀獻竭表悃忱請予封獎等語該喇嘛表率廟衆輸誠民國應准加給諾們罕名號用昭激勸此令　代理國務總理孫寶琦呈據蒙藏事務局轉據喇嘛印務處呈請以那森巴圖補晉度寺達喇嘛請予准補等語應照准此令　代理國務總理孫寶琦呈據蒙藏事務局轉據喇嘛印務處呈請以哈得旺布補雍和宮額設蘇拉喇嘛請予准補等語應照准此令　代理國務總理孫寶琦呈據蒙藏事務局轉據喇嘛印務處呈請以土布丹敦魯布補東黃寺額設蘇拉喇嘛請予准補等語應照准此令

中華民國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許講聊齋

樂仲

（十八續）

尹箴明

既爲阿辛完姻　漸以家事付新婦　與仲別院居　子攵婦日三朝　非疑難事不以聞　役二婢　一溫酒一淪名而已　一日瓊華至兒所　新婦多所咨白　良久而返　辛亦從往朝父　入門見白足坐榻上

說書這門玩藝兒　有話卽長　無話卽短、半天的事　能說個月期程　十年八載　一句話就算長過去文筆都是如此　甚至連敘都不敘　咱們按上話說　可得隨時給補敘出來　就說瓊華自從到了樂家　幫着料理家務　一幌兒可就有十數年的功夫　阿辛也過了二十歲啦　這就有媒人給阿辛提親　好在大家雖知道大奶奶是自己找來的人、是很正派　決不像蓋八城那一路（眞像這樣老從　別說蓋陝西　可稱蓋九州）於是就有某家　願意把女兒許配樂家　這就放定過禮通信　簡斷截說　就算娶過門來　小公母倆很是投緣　阿辛並沒有乃父的遺傳性　新婦不但賢德　而且心地明白　樂大奶奶自然很是喜歡　慢慢兒的把家中應辦的事　一樣一樣的交給新婦　這位少大奶奶過門才幾個月　總算帶上鑰匙　得了　當家的啦　好在是論資格　不是運動來的　樂大奶奶所爲自己也該省一省心啦　於是另收拾一所單跨院兒　老夫妻搬了過去　如同養老院似的（並不是元老院　也不是養濟院）　阿辛同新婦　是謹遵曲禮舊制　昏定晨省跪午安　一天三次　雖不講安總過去朝一個面兒　家中的事　非疑難大事　不必同父母商議　可以作主意　不必一來一請示　又專派了兩名丫環　一個專給樂爺篩酒　一個專管泡茶伺候大奶奶　所爲那一時樂爺一擺酒　這兒趕緊就沏茶　好在老是這院子並不調屋子（那位說這是那兒的事呀　我怕諸位忘了瓊華的出身　所以替描一下子）有這們一天　樂大奶奶　上正所兒內廳去瞧看瞧看　恰巧有少奶奶沒辦過的幾件事　必是無例可援的新章　不然也許關乎點兒外交　正要打發下人去請婆婆去開秘密會議　一見婆婆過來了　心說實在巧極啦　於是先遞上茶　然後才把稿遞上去　並有一落冊子　低聲下氣的說　請示大人　這件事詹沿派科房人們　趕將四柱造齊　請大人畫了　再回中堂王爺　唯此件無例可引　請大人斟酌辦法　那位說這是樂少奶奶嗎　不　我想起前清畫回堂稿來啦　你爲什麼不說那衙門呢　這說已經招得可以了　其實從前司員　這分兒難受　眞比做受氣媳婦難　所以上下隔膜才把官事壞到極處　談至此令人不勝浩歎　別犯牢騷　還說樂家吧　新婦囘禀了好些句話　就延了足有兩小時　大奶奶說我也該過那院去了　你也該歇一歇兒啦　恰巧阿辛也在身旁　說我攙着您點兒　就式兒去給我　父親請請安去　娘兒兩個　說着話到了別院　一進屋門　見樂爺光着兩隻大骸在迎門牀榻上坐著呢　倒把母子嚇了一跳　分明是廟中一尊赤足羅漢

（未完）

感謝良醫

敝人因小兒未及週歲忽於上月間身患時疫甚重經藥未効復蒙友人介紹祥君庚舫調治用藥三劑其小兒得活惟祥君不受謝儀敝人故登報端　先生住在西單牌樓北二龍坑西丁字街路北　登報人住海北寺街王海興啓

介紹名醫

[illegible]研究醫學二十餘載於男婦老幼內外各科一切疑難重症均有經驗醫察驗特准行醫　茲懸壺於安定門內香餌胡同西口內路北志生堂門診上午午後出馬抱恙者幸勿交臂失之